

“搞笑诺贝尔奖”和《泡沫》的前世今生

潘 涛

一场“科学狂欢”

“菠萝科学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奖项，我们以‘向好奇心致敬’的名义，广泛征集、褒奖和传播有想象力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实践，找到那些并无野心改变世界，但也不会被世界摧毁好奇心的人，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科学。每年四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会揭晓本年度的奖项，并对获奖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14年4月12日晚，由浙江省科技馆和果壳网合力打造的第三届“菠萝科学奖”在杭州揭晓获奖名单。本人再一次躬逢其盛，见证另类科研的另类解读。

2012年4月7日，咱们中国人创设的第一届“菠萝科学奖”正式在杭州诞生。它的发起人，是大名鼎鼎的科学松鼠会、果壳网“总舵主”姬十三。它能够落地杭州，乃是“姬总”跟浙江省科技馆馆长李瑞宏一拍即合的结果。松散的民间组织与正规的官方机构携手？有点匪夷所思。

当天晚上的“科学狂欢夜”，我应邀见证了颁奖时刻，还终于见到了2005年真正的诺奖得主巴里·马歇尔，并用手机同他合影留念。我告诉马歇尔教授，《病因何在——科学家如何解释疾病》，“哲人石丛书”之一，里面主要叙述他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故事。自然，颁奖晚会的场景当即被传上微博。议论一下，必须的。“很正经的哦”“可好玩

了”……菠萝科学奖为什么要如是宣称？有这样“搞”科普，乃至科学传播的？在当代中国，放在10年前，简直难以想象。

科学，是社会公器；科普，科学传播，是很严肃、认真的事体，怎么可以胡乱开玩笑？如此胡搞科学，简直大逆不道？“北京时间9月21日晚，第22届搞笑诺贝尔奖在美国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如期上演。”9月24日，第二届“菠萝科学奖”（2013）的“巡回路演”，已然在浙江大学启动。如今，这已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CCTV等官方的主渠道媒体竞相及时报道的内容。菠萝奖的评选、颁奖，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可见，时代是在进步的，读者、公众是有鉴别力、幽默感的。



图1 《泡沫》封面

“路演”的策划人王丫米告诉我，受我当年引进的《泡沫》和“搞笑诺贝尔奖”的启发，松鼠会决定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菠萝科学

奖”。庄小哥，科学松鼠会的文艺女校对，“果壳阅读工作室”掌门，微博私信我，还有出色的文字编辑罗岚，伊妹儿我，松鼠会已然买下《泡沫》再版的版权，重新校订译文，改名《别客气，请随意使用科学》，连同《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靠近点，科学是最性感的世界观》，冠以“搞笑诺贝尔奖那些事”丛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好玩、有趣、谐趣、性感，难道不是科学探索的本质？看来，中国搞笑科学事业，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状，有识之士不可不察啊！

正好借此机会，我把过去始终没能有机会讲的故事讲一把。从中，读者也许应该能够管中窥豹，见识一下“另类科普”的观念演变乃至搞法的历史。

于是，翻出保存近20年的剪报。结合我于2001年引进出版的《泡沫——“搞笑诺贝尔奖”面面观》，夹叙夹议吧。剪报虽已发黄，字迹仍然清楚可见。

最初的“邂逅”

遥想20年前的1993年，我还在江西医学院物理教研室任教，偶然注意到《读者》第9期摘登了一篇短文，题为：美国的“可耻诺贝尔奖”（篇末注明：周晨摘自《中国青年报》1993年3月6日）。这还了得，诺贝尔奖还有“可耻”的，即刻引起我的关注。

该文开篇即言：“诺贝尔奖声名赫赫，能获得它是一种殊荣。但美国去年却出现了一种‘可耻诺贝尔奖’，与之相映成趣，1992年10月，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和《不可再现成果杂志》（一种嘲讽研究论文的幽默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可耻诺贝尔奖’评选颁奖仪式，授‘奖’的原则是：获奖者的‘创造发明’都无法再现，而他们却靠这些不能再现的‘成就’窃取荣誉。”

按：该文的理解和表述，显然不尽确切，如今回视，可商榷之处甚多。其实，后来看到《泡沫》一书，方知文中的1992年，实为

“1991年”之误，那可是第一届搞笑奖。把“诺贝尔奖”冠以“可耻”，确实够抓人眼球、且相映成趣的。该文的结尾：“当然，你可以想象，没有一位获奖者会欣然接受这项‘特殊荣誉’。”此言差矣，假如作者知悉此奖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可耻”，就不会凭想象下此断言了。

“摘取可耻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埃里奇·冯·丹尼肯，他在《众神的车》（此书已有中译本）等书中，凿凿地为读者描述了一幅外星宇航员史前曾多次造访地球的科学神话，列举了世界各地大量‘耸人听闻’的‘事实’，曾一时引起轰动，而实际上大多毫无根据。”如此这般，这位获奖者的“事迹”，倒是让我基本明白了，似乎设奖者、颁奖者有更深的用意（见《泡沫》第81页）。

第二届搞笑奖的线索，从1993年第5期《科学美国人》中文版（译自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8, No. 1, Jan., 1993）第65页找到，题为“最差诺贝尔奖”。瞧瞧，“最差”是第二种译法。英文原文题为“Booby Prizes”。可惜，中译文没有全文照译，删去了开篇、结尾两段精彩的话。原文还有一幅插图Weird Science prevails at the Ig Nobels，中译文也未用。每年10月举行的“最差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已经成了科学界讽刺低水平的和粗俗的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传统活动。

按：原文in bad taste and indifferent science，恐怕不是“低水平”和“粗俗”二词能够简单概括的吧。“今年举行的是第二届授奖仪式，由Marc Abrahams主持。”这位主持，就是《泡沫》的主编马克·亚伯拉罕斯。最差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莫斯科有机化合物研究所的Yuri Struchkov，这位“多产”的研究人员在1981年到1990年期间发表了948篇科学论文——平均每3.9天发表一篇。简直难以置信，高产的科研人员的论文，也可以获得文学奖，评奖者可谓别具慧眼（见《泡沫》第78页）。

紧接着，又非偶然注意到，同年10月17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你方唱罢我登场 天涯何处不设奖”一文，开篇即言：“[合众国

际社坎布里奇 10 月 8 日电]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利用世人垂涎的诺贝尔奖英文文字的谐音，搞了个‘伊格诺贝尔奖’，英文原意是‘丢人现眼奖’。”应该不得不承认，《参考消息》的译者着实了得，翻译文字非常传神，“搞”字极具中国文化特质，“丢人现眼”可谓既吸引眼球，又引人好奇。“伊格”乃是音译，我后来给《青年周末》的介绍文章转译为“貽格”，取“貽笑大方”和“格格笑”双重含义。“他们今天把‘丢人现眼和平奖’授与菲律宾百事可乐公司。因为该公司发起一次百万元大奖赛，但宣布中奖号码时搞错了，结果导致 80 万人中奖，‘在该国历史上第一次使许多交战的派别走到一起来了’。”简直匪夷所思（见《泡沫》第 75 页）。

大牌科学刊物也关注

1993 年第三届“丢人现眼奖”的“文学奖”：奖给 E·托波尔和另外 972 名著作者，他们联合发表一项医学研究文件，著作者的人数竟为文件页数的十倍。好玩。其实，“文件”应该译为“论文”。“十倍”，可是在《泡沫》第 74 页，为 100 倍，莫非翻译时缩水十倍？医学奖：奖给詹姆斯·F·诺兰等三人，他们煞费苦心地搞出一份题为《拉链夹住阴茎后的紧急处理》的研究报告（见《泡沫》第 74 页）。“诺兰”大名前，还有一个定语“仁慈的男医生”。该文最后指出：“丢人现眼奖是由麻省理工学院《不能重复的结果》杂志发起主办的，该奖授予那些‘其成就不能或不应重复的’人。”此结语，基本到位。不过，获奖作品似乎不能简单归为“丢人现眼”。他们可是十分认真地搞科学研究。后来，此文先后被《海内与海外》1994 年第 3 期、《读者》1994 年第 8 期转载。

最令人惊奇的是，我根据颁奖时间，竟然在大名鼎鼎的头号科学刊物《自然》周刊（*Nature*）1993 年 10 月 14 日第 365 卷第 599 页的“新闻”栏目里，找到了相关报道，题为“Ig Nobel prizes reward fruits of unique labour”，

作者 Steve Nadis。其中，颁奖晚会的主持人，除了《泡沫》的主编马克·亚伯拉罕斯，还有 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197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利普斯科。只可惜，这些报道在《泡沫》一书里没有出现，但配发了一幅示威者抗议的照片。自然，在 1993 年 10 月 22 日的《科学》杂志（*Science*）第 509 页 Ivan Amato 主编的“Random Samples”栏目，也找到了一篇报道，题为“Ig Nobels: Not the Real McCoy's”。作者把第三届 Ig Nobels 称为 a satiric 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awards，“传统诺贝尔奖的讽刺版”。世界科学界最看重的两份顶级科学期刊，每年都愿意辟出宝贵的版面，刊登获奖消息和评论，这是怎么回事？假如这个“跟风者”“冒牌货”真的那么荒诞不经，《自然》会糊涂到把它们当作《科学》事件？

《科学美国人》英文版 1994 年 12 月号第 17-18 页，作者 Steve Mirsky 以“The Annual Ig Nobel Prizes”为题进行了报道，副题是“This year's winners are, well, just as pathetic as last year's”。在中文版第 63 页，副题译为“本年度的获奖者和去年的一样的悲惨”。李光耀，新加坡前总理，最差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因为他对反面加强作用（effects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进行了 30 年研究，也就是说，“每当新加坡市民随地吐痰，嚼口香糖或是喂鸽子时”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这里，译者误把“心理学”看成了“生理学”（见《泡沫》第 70 页）。本年度的文学奖，被译成“智力学”，这实在有点搞笑，它颁给了曾经风靡一时的《戴尼提》（见《泡沫》第 69 页）。

不过，《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1995 年 1、2 月号第 7-8 页的报道（作者为科学作家 Eugene Emery, Jr.），以“Ig Nobel Awards Go to the Most Deserving”为题，则重点介绍了哈伯德所获得的文学奖，且指出获奖者未能出席颁奖仪式的原因有二：哈伯德死了；这毕竟是 Ig Nobels。结束语则是，JIR 的编者发现，JIR 没有什么幽默感，所以不辞而别，另外创办了 AIR（定性为“a journal of offbeat pseudoscientific studies”）。JIR 是《不可再现成

果杂志》的简称，AIR 是《不可思议研究年刊》的简称。JIR 如何孕育 AIR（见《泡沫》第 11—13 页）。

“引进”中国的历程

1995 年初，我终于与《泡沫》主编马克先生取得了联系，他给我寄来一些宣传品。其中，有 1994 年搞笑诺贝尔奖各位得主的“获奖成果”。马克先生给我的信，还不忘附上两篇报道的复印件：1994 年 6 月 9 日《自然》周刊的报道“*Irreproducible*” team clones a rival；同年 6 月 24 日《科学》杂志的报道“*Mutiny on the Joke Journal*”。JIR 是最老的讽刺科学杂志，马克如何自立门户，创办 AIR？AIR 的定位是：The journal of record for inflated research and personalities。宣传品的背面，是《泡沫》的征订单，以及 1994 年 12 月号的要目。

我发现，马克先生的幽默感，还体现在双关语、俏皮话等文字游戏中。这一定是继承了美国魔术师、科普作家、幽默大师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的衣钵。因为，在《泡沫》一书“特别致谢”的结尾，已经交代其“把我引向不可再现性（irreproducibility）和不可思议性（improbability）道路”。马克的信，祝辞也是别出心裁 Sincerely and improbably (but not irreproducibly)。是啊，假如搞科学的、传销科学的，都那么无趣、乏味、沉闷、严肃、紧张，科学怎么会让人欢喜、让人爱呢？

第五届，《科学美国人》1995 年 12 月号英文版第 13—16 页，Steve Mirsky 以“You May Already Be a Wiener: The Ig Nobel Prizes surprise again”进行了报道。中译文标题“最差诺贝尔奖再度使人感到意外”，只是译出了原文的副标题。刘义思译，郭凯声校。颁奖仪式于 10 月 6 日在哈佛大学举行，5 位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躬逢其盛。不过，中文版第 66 页，在“其他 Ig 得主是……”的专栏里，省略了因拳打脚踢的议会功夫而获本年度“和平奖”的台湾得主（见《泡沫》第 64 页）。不

过，这回，中文版虽然误把画家莫奈（Monet）译成了马奈（Manet），却照刊了英文原文的照片，则是一个进步。

第六届，《科学美国人》1996 年 12 月号英文版第 22 页，以“The Victors Go Despoiled”的报道，开篇是：“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获奖者们，被简称为 Igs。《科学新闻》（Science News）周刊 1996 年 12 月 7 日第 354 页，则刊登了《不可思议研究年刊》的征订广告。其广告语除了 The journal of record for inflated research and personalities，还有 Genuine and concocted research from the world’s most and least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and science writers。当然，还有《泡沫》的网址和联系方式。其时，我虽然在北京大学读博，仍还一如既往关注搞笑奖的进展。

1998 年 7 月，我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开始张罗“哲人石丛书”。整套书，大体上是硬科学，不便搞笑，否则会不和谐，尽管一不留神塞进了一本《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一面》。于是，借用“风清扬”名义，另搞一套，“八面风文丛”，其中，不乏另辟蹊径、搞点另类科普的尝试。

1999 年 12 月 20 日，《科学时报》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的文章“学术冒泡与伊格诺贝尔奖”。其时，我一直为 AIR 的译法苦恼，百思不得佳译。有一天，忽然顿悟，索性就叫《泡沫》。伊格诺贝尔奖，广大的中国读者自然不容易搞懂，干脆把它命名为搞笑诺贝尔奖，岂不相对容易穿帮。

终于，《泡沫——“搞笑诺贝尔奖”面面观》于 2001 年 11 月出版，我的两个顿悟“啊哈效应”的成果，都体现在书名里，其实，英文版的原意只是《AIR 精粹》。译事，约请徐俊培先生担纲，他曾经是《技术的报复》的译者。

“知音”难觅

《泡沫》问世了，似乎应者寥寥，知音难

觅。2002年3月7日,《中国图书商报》发表了江晓原的书评《泡沫也是物质》。他认为,关于《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由于此前在国内的媒体上几乎从无介绍,目前《泡沫》这本书成为国内公众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主要来源(所以说它“填补空白”)。结语是:

这些在我们这里显然不会被容忍(至少现在还是如此)的活动,在美国却进行了多年,而且似乎成了一点小小气候,原因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文化的差别上。毫无疑问,这些搞笑活动绝大部分是完全“无用”的,按照我们现今的主流标准,这些活动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充其量,也就是有可能使公众觉得科学不一定那么神圣遥远,高不可攀,或许因此容易和科学亲近一点?

如果我们试图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这些活动,最主要的一点,应该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对“无用”之物的欣赏传统,在《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活动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哪怕当下毫无用处,哪怕属于搞笑胡闹,只要是人类的智力活动,就能由衷表示欣赏,还能从中看出幽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是很难做到的。要说《泡沫》一书的引进有何积极意义,我看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2004年9月16日《文汇报》发表刘华杰的书评《搞笑版“诺贝尔奖”》。他开篇指出:在诺贝尔奖问世百年前后,出版这本闻名遐迩的科学幽默杂志、美国《不可思议研究年刊》(英文缩写为AIR,中文可译作“冒泡”)的精选本——《泡沫》,让人看到科学的另一幅令人惊奇的样子,它幽默的一面,还听到这样的天方夜谭:自1991年开始由该杂志颁布“搞笑诺贝尔奖”,该奖每年由诺贝尔奖得主亲自颁发,向那些取得“不可或不应再现”的研究成果的人颁奖,每年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汇聚一堂,妙语横生,从一种别出心裁的角度打量自己的科学研究。在这里,似乎真的如他们所说,我们听到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笑声。

身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他自然免不了三句话回归本行:

科学传播要传播什么?要传播作为文化的科学,既要关注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也要关注科学的日常行为;既要向公众传达科学及科学家圣洁与理性的一面,也要时常提起其中一些并非圣洁也并非理性的诸多事件。科学的真实形象一定由某种张力状态构成,如果担心嘲讽或者仅仅是幽默就能摧毁自誉为“理性”与“强力”的代表——科学——的话,这种自誉一定是有水分的。“搞笑诺贝尔奖”每年受到科学家兴致勃勃的关注,也是由于该奖并不是致力于对科学的嘲讽,不是要突出坏科学而是“颂扬科学,表明科学家确实享受到工作的乐趣,表明科学确实是生气勃勃、富于人情味和惊人离奇的事业——而非提炼什么古怪想法的可怕之事。

2006年10月22日,《科技日报》发表尹传红的“科学随想”专栏文章。他觉得:

亚伯拉罕斯还有一种观点,他说他要表彰那种伟大的困惑不解。因为大多数人一生中都有所成就,或者至少做成过某种事情,然而,他们却从未被授予过任何可让人感到春风得意的奖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颁发‘搞笑诺贝尔奖’的缘故”。

他认为,如果你赢得这样一个奖项,那么这将向你及所有的人表明,你已经做成了某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可能比较难以解释,甚至可能完全无法解释。你的成就是否能够造福公众,解释起来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比较痛苦。但事实却是,你做成了这事,并且你也为此而得到认可。至于其他人爱怎么解释这种认可,就让他们解释好了。

这么看来,“搞笑诺贝尔奖”还能起到一种抚慰作用呢!我想,人从天性上讲,还是需要某种成就感的,不管他做的是什工作。

纸质媒体,对搞笑诺贝尔奖的关注,比较有深度的讨论,仅此而已。那么,新兴的网络媒体,又如何呢?

2005年3月,刘兵、刘华杰、黄集伟做客新浪网,就谈及搞笑诺贝尔奖和《泡沫》。2008年1月,“何许人”在心门网发帖子谈及,亚伯拉罕斯一帮人创办的搞笑诺贝尔奖影响为什么这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自

己的一个宣传阵地，即《泡沫》（AIR）。《泡沫》的全名是《不可思议研究年刊》（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这是一本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的刊物。它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自然》《科学》《纽约时报》《时代》以及BBC、ABC、CNN等诸多媒体都对其特别照顾。《连线》杂志说：“《泡沫》是西方文明一个最杰出的贡献。”

直至2011年，《泡沫》中文版出版10年后，本人愚钝至此才第三次顿悟：姬十三博士，不啻是搞笑诺贝尔奖在中国最大的知音。他带领下的松鼠会、果壳网十分活跃，在网络世界里，关于搞笑诺贝尔奖，已经铺天盖地。

2012年，菠萝科学奖横空出世；2013年，

在果壳网的主持下，《泡沫》重新校订出版，改名《别客气，请随意使用科学》。



图2《别客气，请随意使用科学》封面

（责任编辑 谢小军）

（上接第57页）

育活动的科普效果。

4.3 教育活动的“品牌化”战略

在科普教育活动领域，国外科学中心都极其重视教育活动的品牌化，如澳洲“科学马戏团”和德国“巴斯夫小小化学家”活动，本身都是简单的科学小实验，但是通过品牌包装和规范化运作后，就成为优秀的科普项目。国内科技馆的教育活动很丰富，但大多是一次性的或随机性的，没有形成周期性、规范化的运作模式，也没有继续系统的品牌包装和完善。借鉴国外模式，我们应该将品牌化战略作为未来教育活动开展的指导思想，将某些相对成熟的科普活动，如“科技大联欢”、“小小志愿者”和“科学讲坛”等活动发展为品牌教育活动，重新对活动理念、受众对象进行梳理，完善活动的目的和宗旨，结合活动实践，建立完善的运作流程和制度。同时注重活动宣传，使受众群体将此活动项目与科技馆进行有效“绑定”。

5 总结

总之，实验类教育活动本身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趣味性以及互动性，这与国内外大多数科学馆（科学中心）“体验、启发、创新”等

理念相契合。因此，实验类教育活动自科技馆诞生之日起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在今后科技馆（科学中心）的建设中更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不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实验类活动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不断探索更多的科普教育活动形式，开展具有品牌化、融合各项社会资源、更加深层次性和有针对性的科普活动，充分发挥科技馆的教育功能，把丰富的科普资源带到最需要的地方，让更多人走进科学、感受科学、理解科学！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技馆.《创新我国科技馆科普教育活动对策研究》结题报告[R].北京：中国科协，2011.
- [2] 百度百科.实验.[EB/OL].[2014-03-27].<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I0xLpf4EWW2PkHN11umJ1heYQ0HOE-JC98mgv56Dsb1QntmJ1HrYbZsweHR0taYe>.
- [3] 龚剑.科技馆的实验教育[J].科技传播，2012(4下)：3-4.
- [4] 朱玲玲.浅析科技馆的科学实验教育[J].科协论坛，2013(2)：45-46.
- [5] 李俊玲.科学实验在科技馆教育活动的作用[C]//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一）.2008：1693-1696.

（责任编辑 张南茜）